



散文随笔

往事风云散

曾经以为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未曾太在意你的走过,不曾想一转眼已是时光如梭,往事再多,也敌不过岁月蹉跎……

不曾想到我要走,只因,你就驻在心里头;不曾忘记你嘱托,只因,我忍别后难回首。

心中有爱,虽远必在,但是,下一季花开,你还在,而我,意恐迟迟来。没有奶奶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过客;没有父亲的牵挂,我只是断线的风筝。延平故垒处,坚硬石板路,蓬勃大榕树,零落沾泥落满尘,只有思如故。

没有人会记得那一年的3月10日下午,散会时候,小雨飘落,有人擦身而过,脸庞微笑却满带忧郁:“你不要走……”整个晚上,所有来电、短信、微信,每一句话都有令人想哭的感觉,很痛苦也很幸福……

幼稚梦想一晃多年,斗志理想沉浮显现。独立寒秋,看得江南北去;信步闲庭,听涛声依旧。那些往事,终将都飘散,风

# 犹然天地宽

林红晖

起云涌,有的会在伤心的时候让你更加怅然;那些往事,并不都流逝,风轻云淡,有的会在徘徊的时候撑起心灵之伞。

往事里没有一些风风雨雨,回忆也会毫无意趣,有的轻轻翻起,有的慢慢合上,抑或,从来就不想再打开。

故人中总是难免亲亲疏疏,有时,相隔的是一层膜;有时,相隔的是一堵墙;有时,相隔的却是一种境界。

所以,有些事,就这样风流云散;所以,有些人,就相见不如怀念。

不会有几个人会去和你回忆过去了,不会有几个人会去回忆和你的过去了。没有血缘、情感或事务的连接总是脆弱的,难得的是你在江湖之远,还有他心相连。

喜欢向你吐槽的还有,郁闷时向你倾诉的还有,记得你的生日的还有,怀念和你相处时光的也还有。允许无奈的轻叹,允许用力的呐喊,允许内心的脆弱,允许幸福的欢颜,这才是生活的本真和根源。

曲终人渐散,人走茶亦凉,自然之道,应时之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心忧喧嚣处,谁闹诗词门,晚灯之下,心路之间,“归来未过西檐日,袖手悠然独咏诗”。

自信人生三十年,龙舟水击五百远,登顶南薰天愈高,踏遍青山人未老。成长,在青葱的学村时光;感恩,在厚重的闽南侨乡。红尘陌上,各向一方,世间山河宽广,祝你如愿以偿。

别了,集美,岁月月都已经历;记住,集美,来来往往都会经过。有些顺其自然淡忘,有些继续坦坦荡荡:嘉庚的不朽灵魂,诚毅的为人处事,序赞的精神传承,小林的大大世界。

犹然天地宽

安之同安一隅,背倚大轮山。梵天古禅寺,朱熹讲学地,悠然古韵入校来;错落通幽区,朗朗读书声,满园缤纷出墙去。临窗凭栏十楼,南望校门口。学子勤拼搏,披星戴月走,

匆匆脚步轻轻过;红绿灯路口,众人暂停留,振奋精神再开拓。

早出晚归,沙茶面也一餐,碗仔糕也一顿,食堂供餐更不论。中午就在狭窄的办公室里,铺开一张60公分宽的折叠小床,安放一下疲惫的身躯和灵魂。

值班住校,巡查校园年级,给保安递上一根烟,聊聊近况,他们也有人生的见地。夜深人寂,沉淀思绪,清茶一盏自饮其乐,灯下偶书,不忘文学的初心。

生活,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开始,改变还会有,比如脾气该收一收了,比如女儿去上大学了,比如有一天变老了,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了。

生活,开始以另外一种姿态呈现,只不过,能摄入镜头的还是那么多,有时候,一棵树,你就可以拍它一辈子,直到你老去,或者它倒去。

清晨,升旗后,有人从后面叫你小小林,说:我剪了刘海好不好看啊,然后蹦蹦跳跳地走了。有的来看我,合拍一张留念,说再胖也愿意和我照相。有的怕我睡不好,给换了一张好床。一天就这样美好地开启了。

半夜,有的发朋友圈看到

我评论后,也“现身”聊上几句近况和心里话。有的我值夜班时特地过来喝茶,还送来面包牛奶作早餐。偶尔三五同学同事,七八老友故知,“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一周就这样愉快地进行着。

国际儿童节,“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远去的六一,不老的诗意,挖出一堆小屁孩的合照,自娱自乐了一中午,哪管它能不能载得动那许多愁。

窗外大雨瓢泼,庆幸自己有车可坐,有房可躲,不用再为生计四处奔波。人轻言薄,谨小慎微,辗转腾挪,和很多人一样,一直在行走,一起在爬坡——不努力,以后我们拿什么回忆?

朝看云雾绕山中,夜观山寺披霓虹。“身无功名累,犹然天地宽”,气定神闲,宠辱不惊,有时需要一阵子,有时却需要一辈子。

集美社,原属同安府,一条同集路,两端情义驻。一路走来,生活从未变得容易,只不过是变得坚强,有时略显平静,则在考验我们的修为。“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淡然,“此心安处是吾乡”,回首,“万里归来颜愈少”。



走遍世界

# 探访索马里半岛

李世平

凌晨3点,我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酒店出发到机场,乘6点半的航班飞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此时是八月份,摩加迪沙的天气没想像中的炎热,但看到入住的旅馆高墙铁丝环绕,外出时前后两部警车和七八名保安人员持枪“伺候”,我的心情还是有些不安和燥热。

“索马里海盗”很出名,不过现在影响和平的不利因素主要是长年的内战状态和经常发生的恐怖袭击。一位联合国驻索马里的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在布满弹孔的废墟中穿行,很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会想到来索马里玩呢?其实,我不但来索马里,几个月前还去了阿富汗、伊拉克,不久后还要去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呢。这些国家有的处于战争状态,有的刚战后重建,究竟如何,我很想“眼见为实”。在这些地方拍照,好像采访工作,总让我想起自己十几年的摄影记者生涯。

晚上,简陋的旅馆餐厅布置一新。索马里旅游部长、摩加迪沙副市长和几位穿着体面的人员与我们共进晚餐。据说,一大帮中国游客纯粹来索马里旅游,是罕见的,所以当地部门很重视。旅游部长说了,不用怕海盗啦,欢迎中国朋友来索马里旅游和投资。我们说,500多年前,中国明朝大航海家郑和曾两次远

航来过摩加迪沙,中索友谊源远流长啊。部长随即用手机播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时掌声四起,满堂皆欢。

摩加迪沙是一座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充满着浓郁的东方阿拉伯风格建筑和古堡式的房屋,有索马里最大的商港,有国立索马里大学、伊斯兰法律学校、国家剧院等文化机构。不过,我举目望去,整座城市似乎没有几幢完整的建筑物,只有一些巨大的废墟,显示着曾经的辉煌。坚硬的水泥路障层层叠叠,把城市道路分隔得支离破碎。军车不时从身边驶过;一堵半塌的土墙后面就是酒吧;废弃的清真寺拱门下围着几片铁皮,里面就生活着一家子。海边渔市场交易正在进行,一些有钱人在海边专属的领地品着饮料——进出这种地方当然要经过那扇高大厚实的铁门,车辆检查也是必须的。妇女们鲜艳的衣服围巾和印度洋那一大片蓝,是这座城市最抢眼的颜色。

在摩加迪沙游览或拍照,也只能匆匆而过,时间稍长一些,保安人员就会很客气而坚决地请你上车走人,理由是“危险无处不在”。

离开摩加迪沙,我到非洲南部其它几个国家旅行。一个月后,我从刚果(金)飞到埃塞俄比亚,再转机到索马里的哈尔格萨,继续索马里半岛之行。当地

接待部门同样派持枪卫兵紧随左右。

1991年,索马里北部属迪尔族的诸部落宣布独立,成立“索马里兰共和国”,目前占有原索马里18个省中的5个,但一直未受国际社会承认。据说索马里兰治理得比索马里好,所以二十几年来一直以“国家”实体存在。索马里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达3200公里,而索马里兰紧邻吉布提和亚丁湾,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其“身份”很特殊。

来索马里兰,我主要是看拉斯盖尔洞穴里的岩画。这是刚发现不久的非洲保存最好的岩画之一,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岩画颜色很新鲜,与我几天前在南非、马拉维、莱索托几个国家看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岩画不同。拉斯盖尔岩画所处的这一片荒山野岭离哈尔格萨约80公里,风景辽阔、壮美、原始,偶有巨型野兽出没,还有土著居民居住其间。如果岩画有一天被确认为古迹,甚至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连同这一带风景,将极具参观游览价值。

索马里半岛上的骆驼头数位居世界首位,乳香、没药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被誉为“骆驼之国”,“香料之邦”。但我总感觉她像是一位满脸伤痕、历经磨难的大美人,需要安宁的时光用“香料”重新打扮、骑“骆驼”振作前行。



# 虎狼在前

陈经华

“你的,陈嘉庚像!”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咆哮道。他五个指头一伸,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一个年迈的老侨抓起,拉出排着的长队来。

“你的,身份证没有,良民的不是。带走带走的。”又一个人被抓走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陈嘉庚眼前。日本人搜捕的正是他——陈嘉庚,而他就站在等着剪票进站上火车的长队里。陪同陈嘉庚的有郭应麟、廖天赐等三人。他们四人只有廖天赐一人有身份证。马上就要查到他们了。不管敌人认出还是认不出他就是陈嘉庚,单凭没有身份证一条,他们都难逃被捕的厄运。

这是1942年新加坡失陷后,陈嘉庚避难印尼,发生在日惹车站的一幕惊险剧。他们正准备从日惹车站乘火车到罗梭,前往泗水。原以为日惹是个小地方,鬼子魔掌伸不到,安全些,却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戒备如此森严,搜查如此之紧。也许,日本人已探得陈嘉庚到来的风声。

怎么办?前面站着的几个日本宪兵虎视眈眈,如狼似虎,往前走无异于往虎口送肉;往后走,势必引起鬼子

的注意,等于自投罗网。进退两难。看来,大祸临头就在顷刻间。

陈嘉庚此时心中也无主意。不过,他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落入敌手,他将一死报国。他神态倒十分从容。可随行的郭应麟、廖天赐早急得大汗直冒。好在天热,人人汗流浃背,不招人眼目。

他们四人硬着头皮往前走,一步步接近进站口,也一步步地接近检查的日本宪兵……四个、三个、两个,再一个就要查到郭应麟了。怎么办?怎么办?他们的心都跳到喉头上来了。

突然,人群一阵混乱,后边的人猛往前推,郭应麟、陈嘉庚等三人急忙趁乱挤入进站口。宪兵先是一愣。待他们定过神来,便急忙过来阻拦,上着刺刀的大枪把廖天赐挡住。廖天赐见陈嘉庚三人已安全过了关,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于是,他不慌不忙地掏出身份证。

原来,人群出现的混乱,是廖天赐急中生智,突然往前猛推制造出来的。陈嘉庚也由此转危为安。

事后,人们夸赞廖天赐临危不惧,足智多谋,廖天赐说:陈嘉庚先生吉人天相,自然能逢凶化吉。